



萧放
著

传统节日 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统节日是中国人认知天地人生的重要表达与生动实践，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精华与民族精神特性。
传统节日是维系与促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方式，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生动地传递着中华文化的价值观。
传统节日犹如一江春水，它的流向与民族文化的生命未来息息相关。

学苑出版社

传统节日 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萧放 著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传统节日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 萧放著. — 北京 :

学苑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5077-3775-2

I. ①传… II. ①萧… III. ①节日—风俗习惯—中国

IV. ①K8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72230号

责任编辑：杨 雷

装帧设计：徐道会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100079

网 址：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010-67675512 67678944 67601101（邮购）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 厂：保定市彩虹艺雅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720×960 1/16

印 张：26.75

字 数：350千字

版 次：2011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68.00元

绪 论

中国人的时间观

“时间带着口音发言，每个文化都有一套独特的时间纹路。了解一个民族，就是在了解居民看待时间的价值。”（雷夫金《时间与战争》）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时间体系，中国人的时间观念、时间策略与时间技术特色鲜明。在梳理中国时间体系之前，我们先谈谈通常的时间类别。

一、时间是什么

时间按通常的说法是一种变化过程，人们对时间有各种各样的理解与定义。现在常听说的是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效率，我们天天因为赶着上班下班，赶着上课听课，人们在分分秒秒地计算着时间，在节约着时间，但时间似乎总是不够。我们总会因为迟到受到上司、老师的责备，因为不守时受到恋人、朋友的抱怨，这是现代社会的时间，是人们掌握了精确测量时间之后的结果。“也就是说，在学会了测量时间并精确地加以分割后，人类同时也就发现自己成了时间的奴隶。”（古列维奇《时间：文化史的一个课题》）就是说人给自己下了一个套子，这对于追求闲适的人类本性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反讽。

时间就其性质可分为物理时间、文化时间两大类。物理时间也称自然时间，它是一种自然的流动过程，其主要特征是：时间是自在的存在，这种存在

是一种流动式的存在，时间总是与运动在一起。赫拉克利特说：“时间是一个玩游戏的儿童，儿童掌握着王权。”时间是万物的自然展示过程，它是智慧的，它能发现一切。古希腊人就是从物理运动的角度认识时间的。

对物理时间的标志与测量很早就开始了，古代社会的计时手段很多，有动物报时的，如鸡鸣、鸟鸣；有以太阳照射角度计时，土圭、日晷作测量工具；有以沙漏、水漏为计时器，古代小说常有“午时三刻”，这“刻”指的就是水漏的刻度；还有燃香计时，如一炷香的时间；也有用进食的时间计时，如一顿饭的工夫。进入工业社会以后，随着计时器具的进步，从机械钟表到电子钟、原子钟，计量单位越来越细致，时间精确到了毫秒，这是高度准确的物理时间，是用仪器测量的，是外在于人类的技术时间，这种时间绝对精准，但与人类心灵文化无关。

对于人类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以心来度量的文化时间，人们依据不同的需要与理解程度感受着时间。文化时间包括哲学时间、艺术时间、生活时间。

哲学时间。自有人类文明以来，人们没有停止对时间的思考，中国的圣人孔子面对大河发出对时间流逝的感叹，“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屈原《天问》：“明明闇闇，惟时何为？”（日月相推，昼夜相代，时间为何这样不停？）圣保罗说：“我们每天都在死亡。”王尔德说：“总会有少数人在仰望星空。”屈原就是一位。早期的哲学家强调对时间形而上的思考，奥古斯丁是基督教的信仰者，他对自在的物理学时间感到恐惧，因为一旦承认这样的时间存在，那就意味着基督创世信仰的动摇。因此，他对物理学时间提出质疑。他说了很有名的一段话：“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证明，便茫然不解了。”（《忏悔录》卷十一）后来他明确地说：“时间存在于我们心中，别处找不到。”时间不是什么，而只是“思想的伸展”。他将时间构想成为一种心理学的事实，一种心灵的内在体验。

艺术时间同样是一种心灵时间，是时间的艺术知觉。“如风岁月”，“如梦年华”等，人们往往运用象征的手法，来表达对时间意义的理解，它不一定要追寻时间的根本意义，更多地是面对自然与历史的时间变化所发出的感喟与描写。如中国文学作品中常有伤春、悲秋、感叹古今的作品，这些作品大多以时间负载一种感情，如“千年等一回”。有名的是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

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在过去与未来中寻找不到伴侣，时间在他那儿没有了意义。

绘画中时间同样是运用象征手法，来表达作者对时间的理解，“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就能形象地表达一个远离喧嚣时间的古朴静谧的世界。首都师范大学的教授、画家尚扬的“大风景系列”中有一个火山爆发的场景，爆出的有凯迪拉克轿车、快餐、宜兴茶壶等，多种时代的物象组合表现出一个时代的场景，土洋混杂，古今并陈。在戏剧舞台中，人们不仅可设计特定的时间场景，浓缩历史、人生时间，同时也可以以化装与面具的形式直接进入另一个时间世界。在艺术时间中，人们以知觉融会贯通时间，时间的序列、时间的分隔通通都可以取消，过去、现在、将来都可以并置，过去未来的联系如音符的连接，时间是一个连续体。

再说生活时间，是现实生活中的时间。包括宗教生活时间与世俗生活时间。

宗教生活时间是依照对教义的理解，安排群体的宗教生活秩序。欧洲教堂的钟声，就是这样一种时间标志，人们听到钟声，就要按时定期去教堂作祷告；亚洲佛寺同样以晨钟暮鼓的形式，昭示宗教时间。伊斯兰教每天要作五次礼拜。非洲邦戈人60年举行一次称为“圭”的纪念祖先仪式；玛雅人相信灾难260年来一次，西班牙人利用这一宗教信仰，在那一年发动对玛雅人的进攻，玛雅部落逃走。这些不同的宗教都有自己的一套时间体系，以组织协调信众的生活。对于时间本身的理解，各大宗教有各自表述：基督教有“世界末日”，650多年前，爱尔兰的阿尔马主教说：上帝在前4004年1月28日星期五创世。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因此就有终点。所罗门：“凡事皆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当然末日是针对罪人的，好人会在天堂永恒。佛教在中国民众生活中有着重要影响，它从微细与宏大两方面构建自己的时间体系。佛教即有小时的“弹指”与“刹那”，也有大时的亿万年之“劫”；世界依成、住、坏、空四阶段循环。伊斯兰教的真主永恒时间，道教否认时间的限制，追求现世永恒。他们的共同点都在于否定世俗的时间感受，给你们一个未来，“相信未来”（郭路生）。“未来是主人恩赐给奴隶的最后的礼物”（西谚）。事实上这种说法有些偏激，不可否认，对未来的期盼，具有安定人心的意义。

世俗生活时间是指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时间。这是民俗学关心的范围。哲学时间、艺术时间、宗教时间大都在纯精神活动范围，与世俗生活日用关系有一定距离。民众的时间观念、民众的时序生活是在现实世界中展开的。世俗生活的时间特性是它的人生现实的关联，比如就农人来说，春秋时节，是他们播种收获大忙时节，他们自然就不会有闲暇去伤春悲秋，他们不会唱林黛玉的《葬花词》，只会说：“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桑麻又插田。”我们这里讲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意识，主要就讲民众的生活时间。

二、天时与人时——中国时间地图漫游

中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从地形高度看，是一个向东南敞开的大陆区，这里处在北温带，有太平洋季风进行气候调节，雨水、光照，适宜于农业生产，中国农业很早就开始了。中国文化有一个特定生长发育的环境。中国文化在这样一个特定的自然环境中生长，自然有它自己的个性与禀赋，就像一个人在特定环境中成长一样。从时间意识的角度看，中国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时间知觉。农业生计方式是中国传统时间观念发生的基础，因此中国人的时间体系以农时为中心。

（一）天 时

农业靠天吃饭，天道有自己的四季循环的时间法则。对天道尊重与敬畏是传统中国社会的首要问题，国家最高统治者号称“天子”，天子依赖“天时”治理社会。天时在古代人们的心目中有两重含义：是自然之时，也是神圣之时。天道无形，却又无处不在，昊天无言，却有着无言的威力，“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论语·阳货》）。四时的更替，寒暑的推移，万物的生灭，一切都昭示着时间的存在，时间决定着人的生存，但时间又是那样难以把握，在古人心目中时间背后是神秘的上天，是它执掌着时间的威权，安排着人世的秩序。因此人们如果要生活安乐，就得遵守天时，循时而动，一切的人事活动都应服从天时的秩序，“故作大事，必顺天时”。《礼记·月令》就记述这种人事严格合乎天时的状况，“敬天顺时”成为古代的人世的通则。否则，

上天便会降下凶咎，致使四季失序，星辰乱行。而上天的旨意非一般人所能知晓，只有圣哲之士，才能洞察。“惟圣人知四时，不知四时，乃失国之基。”（《管子·四时》）时间具有神圣的力量，谁掌握了时间，就意味着谁拥有安排世事的威权。在“天时”观念之下，中国人的时间观念有很强的自然属性。围绕着太阳、月亮、季风与农作物生长周期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时间体系。

1. 中国最早的太阳历——二十四节气

人们通常认为中国人的旧历是阴历，阳历来自西洋，其实中国人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就发明并应用了纯粹的太阳历——二十四节气。《尧典》：“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就是以星象位置的变换来把握时间的季节变化。

太阳是古代社会最精准、最实用的大钟，二十四节气就是中国人依照太阳照射地球的角度所创造的独特的时间刻度。20世纪20年代，在世界气象大会上，一位英国气象台长曾赞誉二十四节气，说它是中国“四大发明”之外的第五大发明。中国人依土而生，农作物的生长成熟依赖适宜的光照与温度，中国人在2500年前就掌握了太阳运行的轨迹（地球人的视运动），将地球围绕太阳一圈的360度，按15度的切分标准，划分为24等分。

这二十四等分对应着相应的节气点，节气点从立春开始到大寒结束，共有二十四节气（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从立春开始，奇数为节气，偶数为中气）。其中最主要的是四立（立春、立夏、立冬、立秋）、二分（春分、秋分）、二至（夏至、冬至），号称“四时八节”。对二十四节气的测定首先是通过表杆测日影的方法确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传统中国人一般以冬至为天文历年的起点，从冬至开始计算各节气点到来的时间，如冬至后45日为立春，冬至后105日为清明等。人们为了预测年成，常常在重要节气点上以表杆测日影长短的方式，预测年内水旱情况。如立春作为二十四节气之首，是重要的时间观测点，这天人们在立春日中时，“立一丈表杆度影。得一尺，大疫，大旱，大暑，大饥；二尺，赤地千里；三尺，大旱；四尺，小旱；五尺，下田熟；六尺，高下熟。”（《四时纂要》）二十四节气是真正的太阳历。它操作十分简便，完全符合“春

耕、夏耘、秋收、冬藏”的农时需要，是地道的中国农民历。后世政府的钦天监以日晷测日影，以此把握标准的太阳时间，今天故宫内仍然留有前朝の日晷。而天安门前的华表其雏形就是古代测日的表杆。在一个农业国度里，对天时的把握意味着国家的稳固与安全。由于二十四节气中冬至与夏至开始阳光照射的渐强与渐弱，中国民众发明了数九的时间歌谣。

人们将从冬至开始的“数九九”的游戏，作为冬令时间的习惯表达，虽然立冬是进入冬季的时气点，但人们从身体感受出发，将冬至作为冬天到来的真正标志。从宋元开始，九九歌诀就流传于南北各地，见诸记载最早的大约是宋人陆泳在《吴下田家志》中收录的那首，“一九二九，相唤弗出手；三九二十七，篱头吹笛簌；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鹭宿；五九四十五，太阳开门户；六九五十四，贫儿争意气；七九六十三，布衲两头担；八九七十二，猫狗寻阴地；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齐出。”这种九九歌，在近千年的传承中，虽有着历史与地域的变异，但其记述冬春交接的时间方式没有变化，我们从最近仍在流传的一首九九歌中可得到明证：“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歌诀流传于庶民之口，它描述的是民众冬日里的时季感受及户外生活。

夏季也有一个数九的计时歌诀，“一九、二九，扇子不离手。三九二十七，冰水甜如蜜。四九三十六，汗出如洗浴。五九四十五，头戴秋叶舞。六九五十四，乘凉入佛寺。七九六十三，床头寻被单。八九七十二，思量盖夹被。九九八十一，阶前鸣促织。”夏至之后的九九就进入秋季。

当然二十四节气是以黄河中游太阳视运动为标准的，因此在地域广大的中国，时季感受存在着地域差异，比如同样在立春时节，南方可能草木开始吐青，遥远的北国，可能还等待着春风的到来，所以人们参考二十四节气并给予地方化的时间调整。

2. 月亮时间

中国人的农业生活决定了中国人对太阳运行周期的关注，人们依赖着太阳，但同样崇拜着月亮。在中国古代的阴阳观念中，“日为阳之主”，“月为阴之宗”，日月配合，阳施阴化，“故天不发其阴，则万物不生；地不发其阳，则万物不成。”（《淮南子·天文训》）在古代中国人观念中，月亮与生命的萌发

有着密切关系。由于月亮与人的生命节律的关系以及月亮特有的阴柔魅力，偏于阴柔性格的中国人尤其亲近月亮。有不少关于月亮的美丽传说。小时候我和小伙伴一起在月光下游戏，常常念诵着这样的童谣：“月亮走，我也走，我帮月亮提花篮。”从时间生活角度看，月亮同样是中国人时间生活中的重要物象标志。月亮的弦望晦朔周期为28天，月亮的生灭成为月度时间的依据。“月”作为时间单位，在中国古代受到高度重视，古代经典礼书《礼记》有月令篇，古代王官从孟春正月开始依照月令进程举行祭祀活动、颁布政令、指导农事活动。在月穷岁尽之后，重新循环。

从传统中国人的时间生活看，人们重视朔望时间，即初一与十五。初一、十五是传统的祭神日子，直到今天还有许多人在这两天到寺观烧香祭祀。月圆之夜，还是中国民俗节日青睐的日子。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依照古老的月亮信仰将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分别与天地水三官相配，称为上元、中元、下元三节。上元天官赐福，中元地官赦罪，下元水官解厄。除下元外，上元、中元成为宗教与世俗交融的民俗节日。当然最重要的纯粹民俗意义上的月亮节是八月十五。仲秋时节的月圆之夜，是庆祝丰收、祈求子嗣、天人和諧的良夜，尤其是妇女的佳节，女性结伴走出家门，走月、跳月、玩月、看月华、拜月姑，人们沐浴着如水的月光，祈求着人生的幸福。月圆时分是人性和美的时刻。

十五的圆月还有着预测年成的功能。古代有占月影的习俗：十五夜月中时，立七尺表，影得一丈、九尺、八尺，并涝而多雨；七尺，善；六尺，普善；五尺，下田吉，并有熟处；四尺，饥而虫；三尺，旱；二尺，大旱；一尺，大病，大饥。这样的预测是否可信不得而知，但它无疑是古代人的一种生活经验。

3. 物候时间

物候时间是以动物、昆虫、植物及自然现象的季节变化为标志的时间。物候时间在中国传统社会特别发达。飞鸟去来、草木荣枯、花开花落、风霜雨雪、虫兽律动都曾作为生活时间的符记。对应二十四节气的是不断变化的物候，如果按历日观测物候的话，五日一候，三候一节气，一月六候，一年七十二候。这种五天为一时间单元的传统，明显不同于西方星期概念，它与中国人

的五行观念有关。

鸟鸣计时

以鸟类的活动节律标示时间，是古代常见的计时形式。《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了郯子有关其先人以鸟为纪的历史传说：高祖少昊摯初掌政权时，正好飞来了一只凤鸟，因此以鸟为历纪，“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少昊氏的这套鸟纪系统来源有关候鸟知识的积累，除了主掌鸟纪的凤鸟氏是幻化的神鸟传人外，其他都有候鸟原型。玄鸟即燕子，春分来，秋分去，因此玄鸟成为了春天的使者，以玄鸟为司分之鸟也就理所当然。伯赵即伯劳鸟，夏至来，冬至去，自然是司至之鸟。青鸟一名鸛鷀，立春时开始鸣叫，立夏时止歇，青鸟自然为司启之鸟。丹鸟一名鷩雉，立秋来，立冬去，丹鸟就被人认作司闭之鸟。以季节性的候鸟作为分（春分、秋分）、至（夏至、冬至）、启（立春、立夏）、闭（立秋、立冬）的标识，说明当时物候知识应用于季节测报的水平。后世测日影的表上方有一玉鸛，这玉鸛就是古鸟纪的子遗，它的测风功能在后来仍有实际的效用。《拾遗记》说：“鸛知四时之候，故春秋传曰：司至是也。今之相风，此之遗象也。”汉代诗人枚乘记道：“野人无历日，鸟啼知四时。”直到中古时期在偏远的乡村还有所谓不知历日的“野人”，他们以鸟鸣为耕作的物候，“二月闻子规，春耕不可迟；三月闻黄鹂，幼妇悯蚕饥；四月鸣布谷，家家蚕上簇”（陆游《鸟啼》）等。子规、黄鹂、布谷是重要的时间使者，它们对农人的农事活动有着提示与督促作用。

大雁是中国的重要候鸟，大雁的往来也常常作为中国人的重要时间提示，初春时节，鸿雁北来，深秋时节鸿雁南飞，秋天的大雁成群列队鸣叫着向南飞去时，常让中国文人涌起无限秋思，如“长风万里送秋雁”、“望断南飞雁”等诗句就是这一情绪的写照。山东枣庄红山峪村每年只能在春秋两季看到掠过天空的大雁，当地俗语“北方吃蛋，南方吃雁，中间只能抬头看”。春雁北来，是天气转暖的时间标志；秋雁南飞，当地人认为天将下霜，民间有“雁带霜”之说（田传江《红山峪村民俗志》）。由于大雁有“以时南北”的习性，古代婚姻关系缔结仪式中，男到女家请婚通常要带大雁，寓意您家女儿大了，该按时出嫁了，不要再留了。

禽鸟还是一日之时的提示者，“鹤知夜半，鸡应旦鸣”。据说鹤为水鸟，对水很敏感，夜半之后，水开始回暖，鹤“益喜而鸣”；鸡作为家禽，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雄鸡报晓的生物特性大约很早就为人们所重视，春秋鲁国常用长有红色羽毛的公鸡祭祀太阳，因为公鸡能够呼唤朝阳，“雄鸡一唱天下白”。通常鸡叫三遍，鸡叫头遍，出门行路的人就得起床，“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就是传统社会商旅行人清早赶路的剪影。鸡叫第三遍，天已大亮。鸡至今在乡村社会仍然承担着为村民报时的任务。

动物昆虫计时

动物昆虫依季节蛰伏或行动，中国古人很早就观测到动物昆虫的季节特性，因此以它们的活动节律来作为时间标志。七十二候中虫兽的律动是季节物候的重要表征。立春之日，蛰伏冬眠的昆虫开始苏醒，河里的鱼儿跃出冰面；惊蛰时，水獭将捕获的鱼排在河边，大雁开始北飞；立夏日，蝼蛄鸣，蚯蚓出；芒种日，螳螂生；夏至日，鹿角解；霜降日，豺乃祭兽，蛰虫咸伏；大雪日，老虎开始交配；冬至日，蚯蚓结，麋角解。人们依照这些物候进行人事活动，豺未祭兽，不得在山上布置捕猎工具；獭未祭鱼，网罟不得入于水；鹰隼未挚，罗网不得张于溪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昆虫未蛰，不得以火烧田。（《淮南子·主术训》）

植物、花信计时

俗话说：“花木管时令，鸟鸣报农时。”植物计时，是传统中国人通常使用的方式。在七十二候中，我们看到常有这样的记载：惊蛰之日，草木萌动；雨水之日，桃始华；谷雨之日，桐始华；清明之日，萍始生；立夏之日，王瓜生；小满之日，苦菜秀；等等。如果这些植物没有按时生长开花，那就意味着季节时间的延迟与反常。

中国传统社会还有二十四番花信的时间序列。从小寒节气的梅花开始到谷雨时节楝花结束，八个节气，二十四候，每候一花信，共二十四番花信。每个节气有三番花信。小寒：一候梅花、二候山茶、三候水仙；大寒：一候瑞香、二候兰花、三候山矾；立春：一候迎春、二候樱桃、三候望春；雨水：一候菜花、二候杏花、三候李花；惊蛰：一候桃花、二候棣棠、三候蔷薇；春分：一候海棠、二候梨花、三候木兰；清明：一候桐花、二候麦花、三候柳花；谷

雨：一候牡丹、二候酴醾、三候楝花。伴随着花信的是寒冬的消逝，东南季风渐次加强，正是温暖的春风催开了诸般花信，所以有二十四番花信风之说。二十四番花信风后，夏天也就到了。

民间社会传唱十二月花名歌谣，实际上也是一种特殊的植物时间提示，如：

正月茶花满山开，二月红杏出墙来，三月桃花枝头笑，四月蔷薇香气佳，五月石榴红似火，六月荷花映日红，七月凤仙戏彩蝶，八月丹桂十里香，九月菊花煞百花，十月芙蓉面目娇，冬月荔枝叶底藏，腊月寒梅迎雪放。

（二）人 时

人时，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存活动中为适应自己的物质、精神及社会生活需要而形成的时间惯习，它大体上遵循自然时序的季节框架，以阴阳合历的历法时间作为人事活动的时间依据，并将宗教、历史与神话传说凝聚到一定的时间点上，组成一套自成体系的人文时间系统。自然时序是人文时序形成的基础，古代社会依循天时制定人时的原则：“钦若昊天，敬授人时。”人们顺应自然，但有了更多的主动意识，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决定人们价值取向的多样性，人们对自身的生存状态更为关注，人们从保护与发展自身的目的出发，去经历与应对时序的变化，协调人事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从而赋予时间以丰富的人文内涵。

1. 日常生活时间

一天日用的时间

我们通常以晨钟暮鼓来形容聚落居民日常的起居时间，其实在晨钟暮鼓这两件早晚报时器具发明之前，中国人早就有一套日常生活时间规则。

中国人不仅在生产时间上离不开太阳，在日常生活时间中同样以太阳在天穹上的位置作为生活指南。在传统农业时代，人们依赖太阳的自然光照，安排生计活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是古代中国人日常

生活写照。在古代中国日照是最主要的时间依据，人们对一日之时有四分法、十二分法、十六分法三种。四分为：夜半、平旦、日中、日入或朝、昼、昏、夜，这是最基本的划分。十二时或十六时都是这一基本时段的细分。如十二时有：夜半、鸡鸣、平旦、日出、食时、隅中、日中、日昃、晡时、日入、黄昏、人定。这是记载于文献中的一日之时，传统社会人们日常的时间生活追随太阳起落。

在民俗生活中，人们将一天分为晨、午、昏三个时间段落，相应安排时间生活。中国人时间观念中十分重视开始的时间，一年第一天，称为“元旦”，一月的第一天称为“月旦”。一日之计在于晨。在晨光熹微时，勤劳的乡亲已经起床，炊烟伴随着晨雾冉冉升起。早晨刚刚跃出地平线的太阳为“旦”，旦为一天开始的时间标志。商人开始早市活动。传统教育注重念诵，晨读是学生必修的功课。当初升的太阳照到老屋那副“耕读传家久，诗书济世长”的门联时，寂静的乡村响起琅琅读书声，读书与劳作在传统农村社会浑然一体。在太阳达到中天前的上午，是太阳上升阶段，人们认为朝阳能给人生命的力量。在我的老家湖北英山，至今还传承着看望病人应该早上去，这样可给病人带去生命的祝福。特别忌讳下午对病人的探视，认为那样会给病人带来“日落西山”的感觉。但今天新式医院的管理是上午禁止探视病人，下午才开放探视时间，正好与民俗传统相反。

太阳升到中天，这是一天时间的中点。中午意味着公平、不偏不倚，所以古代中国人“日中为市”，将中午视作交易的时刻。如果是农历五月五日中午，那更特殊，人们认为这天中午阳气最烈，百草皆为药，人们上山采药，这些药草对治阴虚之病特别有效。午时在古代中国还是处决犯人的时刻，对于犯有死罪的重犯处死时间选择在“午时三刻”，这时离正午还有五分钟时间，正午阳气最盛，犯人已经处死，阴魂及时消散，使罪犯死后不得成鬼为祸。

传统中国人一日三餐，太阳中天时人们开始吃午饭，午饭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顿。当然午饭的准备时间较长，在没有钟表计时的时代，人们根据日光把握开始做饭的时间。记得我小时候，常常看见老祖母以太阳从天井照射进来的位置，确定开始做饭的时间。现在想来那是标准的太阳时，太阳只有升到足够的高度，才能透过天井照到堂屋的地面。

太阳过午，开始西下，古代有专门的词汇，称为“昃”。下午一般紧张忙碌，人们要赶在太阳下山天黑前完成田间劳作，或抓紧时间进行食物加工，以备晚餐食用。我家老屋坐东朝西，远处的连绵高山是日落之处，我们在门前稻场上见到太阳逐渐垂直下降，直到落入山后。由此，对太阳下山的印象特别深刻。乡亲们常常用“太阳还有丈把高”，表示接近黄昏的时间尺度。太阳下山，进入黄昏时间，黄昏是人畜回归家院的时候。有些人生仪式适于黄昏进行，比如我老家传统婚礼。新娘嫁妆在下午抬到新郎家，新娘由娘家人送到半路，然后由新郎家派人打着灯笼迎接，到达新郎家一定是太阳下山之后的黄昏或晚上。据说这是古代周礼的遗风，今天被时人视为奇异的“夜嫁”。夜婚的习俗源于人们的阴阳观念，下午是阴气到来之时，女性为阴性，女性顺从阴性时间来到夫家，这是“顺时”之举。

传统社会除了以太阳视运动作为日常时间标志外，人们还发明了漏刻计时器，人们以两壶连接，上壶盛水，均匀下漏，下壶内置一刻有标记的浮标，随着水的增加，刻度逐渐上升。昼夜为百刻。漏刻法一般行于官府，普通百姓没有使用的必要。民间通常使用的十二时辰计时法，将一昼夜分为十二时辰，一个时辰相当于两小时。子（鼠）时是二十三点到一点，以二十四点（零点）为正点；丑（牛）时是一点到三点，以两点为正点；寅（虎）时是三点到五点，以四点为正点；卯（兔）时是五点到七点，以六点为正点；辰（龙）时是七点到九点，以八点为正点；巳（蛇）时是九点到十一点，以十点为正点；午（马）时是十一点到十三点，以十二点为正点；未（羊）时是十三点到十五点，以十四点为正点；申（猴）时是十五点到十七点，以十六点为正点；酉（鸡）时是十七点到十九点，以十八点为正点；戌（狗）时是十九点到二十一点，以二十点为正点；亥（猪）时是二十一点到二十三点，以二十二点为正点。民间语汇中有“点卯”，就是早上上班签到的时间在卯时（早六点）。十二时辰多被算命先生视为推算人的命运的依据。

择吉的术数时间

在传统社会日常生活时间中不能不讲术数时间，术数时间是阴阳家预测吉凶的神秘时间。阴阳家认为每天的时间具有不同的性质，为了方便人们择吉避凶，古代的阴阳家制造了一系列的《日书》（即今天依然印行的民间通书的前

身)。东汉王充在《论衡·讥日》中说：“世俗即信岁时，而又信日。举事若病、死、灾、患，大则谓之犯触岁、月，小则谓之不避日禁。岁月之传既用，日禁之书亦行。世俗之人，委心信之；辩论之士，亦不能定。是以世人举事，不考于心而合于日，不参于义而致于时。”先秦至两汉人们普遍存在着时间信仰，择日之术盛行。

以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记载的古代“建除”法为例，建除法以十二天为一时间循环，如建、除、盈、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每一天都有特定的时间属性。建日，良日也，可以为畜夫，可以祠。除日，臣妾亡，不得。盈日，可以产，可以筑宫室、为畜夫。有疾难起。平日，可以娶妻、入人、起事。定日，可以藏，为官府、室祠。执日，不可以行。以亡，必执而入公而止。破日，毋可以有为也。危日，可以责执、攻击。成日，可以谋事、起事、兴大事。收日，可以入人民、马牛、禾粟，入室娶妻及它物。开日，亡者，不得。请谒，得。闭日，可以劈决池，入臣徒、马牛、它牲。后代民间通书中仍然使用这套建除法，判断时日吉凶。

元末明初人董德彰的《董公选择日要览》，以建除法与地支配合择日，对时日性质的判断有变化，如正月：建寅日，往亡不利。起造、结婚、纳采，主家长病，招官司。百事不宜。除卯日，不宜起造婚姻，犯之，六十日内损家长，招官司，三五年内见凶冷退，主兄弟不义，各业分散，恶人相逢，生离死别。这时的日书关心的社会人事活动，主要为婚姻、官司、产业等。在传统社会日常民俗生活中，时间选择特别重要，大到婚丧嫁娶、造屋买田、祀神求福，小至沐浴裁衣、砌灶安床、出门还家，无不卜日择吉。甚至男女性事也得依时而动，古代的房中之书对此多有记述，如陶弘景在《养性延命录》中说：“合宿交会者，非生子富贵，亦利己身，大吉之兆。……又有吉日：春甲乙，夏丙丁，秋庚辛，冬壬癸，四季之月戊己，皆王相之日也，宜用嘉会，令人长生，有子必寿。”当然还有诸多忌日，如清代医书《达生篇》中有“阴阳交合避忌”一节，书中说：每月的朔望日、本命日、母难日、祀神祭先日等时节不宜交合，“犯之而损夫妻者，受胎而夭男女者。”（参看江晓原《天学真原》第208—209页）由此可见时间伦理意识的强烈。时至近日的民间通书中仍将祭祀、祈福、安床、出行、移徙、入学、会友、裁衣、修造、动土、竖柱、上

梁、开市、立约、交易、修仓、酝酿、纳畜、嫁娶、安葬等列入日常宜忌项目中。如2008年较为流行的宋绍光著《鼠年运程》中按月日列出简明的宜忌事项，如1月：1日，建日，宜，祭祀、伐林；忌，嫁娶、安葬。2日，除日，宜，出行、嫁娶；忌，安床、栽种。3日，满日，宜，沐浴、交易；忌，会友、剃头。4日，平日，宜，上梁、修造；忌，嫁娶、开市等。直到12月31日止。在当今中国社会，仍有相当部分的人具有时间信仰，犹如部分欧美人士信奉占星术一样，将其作为日常生活、工作的时间参考，这些时间信仰虽然在性质上属于传统社会，但也成为当代中国时间观念的一个组成部分。

2. 岁时节日

岁时是传统中国人特有的时间表达语言，岁时是年度周期的时间符记，它以自然季节与人文活动为基础。岁，原为上古的砍削工具，禾谷的一年一收与牺牲的年度奉献都需要运用“岁”这一工具，久而久之，人们以岁指代年度周期。天上的木星因为其有年度周期的标示意义也被人称为“岁星”。唐人孟浩然有诗云：“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东。”说的就是年度周期的变化。时，指季节，中国人对季节的认识是从风开始的。风在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来路与性质，风在古代是一个重要的时令物候，风无踪迹，而风行化成，“八风之序立，万物之性成”。不同的风向带来不同的季节，如东风送来暖暖春意，西风却挟来肃杀秋声，南风推拥炎夏，北风引入寒冬。季节更替、寒暑相推，合成年岁。岁与时的配合在中国很早即已完成，“连月为时，纪时为岁”。

中国上古社会岁时与劳作、祭祀、社会管理密切相关，汉魏时期中国出现了完整的岁时体系，南朝宗懔写出了中国第一部岁时民俗志《荆楚岁时记》，^①此后中国历代岁时记著述不绝，中国人岁时观念鲜明。

传统中国岁时节日在年度时间中的分布错落有致，它依循民众的生活节律与时间观念出现在相应的季节月份。在节日体系形成初期，阴阳观念是形成节日的重要依据，重要节日都分布在一、三、五、七、九月中，而且是月日重合，如一月一日（元旦）、三月三日（上巳）、五月五日（端午）、七月七日

^① 萧放《〈荆楚岁时记〉研究——兼论传统中国民众生活中的时间观》，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